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尚書精義卷十八

宋　黄倫　撰

太甲下

伊尹申誥于王曰嗚呼惟天無親克敬惟親民罔常懐懐于有仁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天位艱哉德惟治否德亂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

無垢曰敬而非誠則不能格天愛而非誠則不能感人誠而不用於愛敬則不足以繼祖宗伊尹之意以

謂太甲悔過其誠然耶其亦免禍而勉强耶人心之難知也久矣伊尹於太甲中篇戒以允德協於下矣今又於愛敬之外加以誠字允即誠誠即允也使太甲不誠則是憂苦之中愈生姦詭其何補乎使太甲一出於誠則皇天萬民祖宗皆得所託矣　又曰與有德之人是與治同道也雖亂必興與無德之人是與亂同事也雖治必亡其始與君子也多出於抑情抑情者易怠其終與小人也多出於快意快意者無

窮以易怠之心而君子以直道正之每見其咈違耳及快意之時而小人以邪道悅之每見其遜順爾此所以始銳於君子者終入於小人之術也慎厥與非安禮義之君不能也知禮義則其心常明任血氣則其心常昏終始與君子日遊禮義之中其心明明有如日月曰明明后豈欺我哉

東萊曰敬是天之理仁是民之心誠乃鬼神之德兢兢業業無貳爾心蓋兢業之心即天之心故克敬方

得天之理自然相親四方九州之廣本不可以智劫力求惟以我同然之心感彼同然之心故自然常懷鬼神之道本自有誠如中庸言鬼神之德其至矣乎至言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故惟克誠則自然來享　又曰大凡興治世同道無有不興使今日之治如堯舜之世則安得不興與亂世同事無有不亡使今日之治如桀紂之世則安得不亡

終始慎厥與惟明明后先王惟時懋敬厥德克配上帝

今王嗣有令緒尚監茲哉若升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邇無輕民事惟難無安厥位惟危慎終于始

無垢曰夫上帝尊居宸極而日月星辰皆有紀而不亂先王尊居九重而朝廷邦國亦有紀而不亂是人主即天帝使人主在天則為上帝使上帝在人間則為先王克配上帝義蓋如此人主其可自輕乎然而有德則尊無德則賤尊則同於上帝賤則等於匹夫千官在列萬玉同趨此堯舜禹湯之所以為尊也放

于南巢懸于白旗此桀紂之所以為賤也悲夫人主本同於上帝乃卑賤至於若此然則有天下者其於愛敬誠之三字在己可不自强而求賢可不以此為準耶　又曰夫學不躐等教不陵節悔過而少見先王之心未可止是而自欺也其上有事焉第如登泰山而始升一級適燕越而始進一步耳豈可止一級遽自欺以為泰山之頂止一步遽自欺以為燕越之都乎

張氏曰若升髙必自下者告之使進德也若陟遐必自邇者告之使修業也德欲崇故以升髙譬之業欲廣故以陟遐譬之

頴濵曰欲田甫田則必自其小者始小之有餘而甫田可啓矣欲來遠人則必自其近者始近者既服而遠人自至矣苟由其道其勢可以自得苟不由其道雖強求而不獲也

范祖禹曰孔子云為君難夫知所難而後可以有為

也傳曰君以為易則其難也將至矣君以為難則其易也將至矣太宗知守文之難所以能有終也

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嗚呼弗慮胡獲弗為胡成一人元良萬邦以貞

無垢曰天下莫易革於有過之過莫難革於無過之過有過之過見於行事可以指陳若三風十愆是也無過之過著於性情雖聲色弗邇貨利弗殖而自謂賢聖不容開陳便是過惟恐已有過則喜聞逆心之言惡

聞遜志之言人之常情逆則不喜遜則樂聞言逆于心是正中吾之過也必由其言以求吾所以不喜者是何物也既得其病格而去之過去言行則大道見矣言遜于志是乃長吾之過也必由其言以求吾所以樂聞者是何物也既得其病亦格而去之過去言止則非道亡矣於逆心處必求諸道於遜志處必求非道此乃痛自抑節知吾心以為逆者乃善道也吾志以為遜者乃非道也　又曰夫人可欺也心不可

欺也一人之心天下之心也不喜逆心之言樂聞遜志之言是自欺其心也借是逆心之言杳然不聞而遜志之言洋洋盈耳不知其於暗室之中屋漏之下端居之時夢寐之内其心安乎儻有分毫之愧則元良之性為之障蔽矣

李泰伯曰讒者沮善者也諫者抑惡者也名之諫者皆知好焉名之讒者皆知惡焉然而人主不免於信讒者讒似乎諫也愎諫者諫似乎讒也君曰可用臣

曰不可用不可之辭同而情則異矣用君子而小人沮之是為讒用小人而君子抑之則為諫君子小人之心恍惚而不可用是讒諫所以亂也好諫而不慎則姦臣進惡讒而不察則正人退世有信讒則衆非之矣愎諫則衆笑之矣

溫公曰孔子曰人之言曰予無樂乎為君惟其言而莫予違也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是故明君之於聽

納無彼我無親疎無先後惟其是而已矣若重我所有輕彼所陳信其所親而疑其所賤主先入之言而拒後來之議則雖有是者亦不可得而見矣夫人心之所好者見醜而為美所惡者見善而為惡苟能以平心察之則是非易見矣若必待合聖意則悅而從之不合則怒而棄之吾恐讒諂日進方正日疎殆非所以增社稷之福也

張氏曰言之逆於汝心則若言是也言之遜於汝志

則甘言是也苦言則訐直而逆耳甘言則愉順而可聽言之逆心者不可以私惡而拒之也當求之於道恐有道之言而反逆故也言之遜志者不可以私喜而從之也當求之於非道恐人亦非道而媚故也心者道之所寓心之官不思則或失其道故有道之言逆于汝心者必當求之於道然後知所從也心之所之謂之志心之本未嘗非道其有所之則或迷而失道故非道之言遜于汝志必當求於非道然後知所

違也　又曰仁善謂之元甚善謂之良一人元良則在我者順性命之理而無違矣故萬邦化之莫不各正其性命此之謂萬邦以正葢萬邦之所以取正者在於一人故也

王氏曰遜順也有人之言雖於汝心為逆必於道理中求之恐其合於道而有益也有人之言雖於汝志為順必於非道理中求之恐其不合於道而有損也

東萊曰大抵逆順之言須以理觀方知是非且觀逆

耳之言有不合理處要知合處多不合處少遜志之言有合理處要知合處少不合處多求之于己非說便以逆耳為是遜志為非但於逆順求合於理然後為當伊尹之言自有言外之意如逆耳之言但以理觀不可以一己之私遂以為非遜志之言亦以理觀不可以一己之私遂以為是此伊尹所以言其無我之意也　又曰弗慮則安能知理弗為則安能有成太甲之自怨自艾此慮而能獲也

君罔以辯言亂舊政臣罔以寵利居成功邦其永孚于休

無垢曰君一失其道則天下不安宰相一失其道則天下亦不安今太甲所可憂者矯激太過將有辯言亂舊政之事使天下不安伊尹所自憂者顧位不去將有寵利居成功之事使天下不安使太甲知辯言之可戒而一守先王之政使伊尹知寵利之可畏而致政以歸則太甲自此為商家為君之法而伊尹自

此爲商家爲臣之法而天下自此將可永保爲太平之世矣

張氏曰舊政可由也以辯言而亂之則失其政成功可退也貪寵利而居之則喪厥功

東萊曰雖然人君既知道非不知先王之成法不可亂惟辯言乃可喜處所以慮其或蔽於可喜人臣非不知成功不可居惟寵利乃情之可喜所以慮其或縱於可喜此兩句雖是戒君與伊尹自戒亦是總言

君臣之大體

伊尹作咸有一德

無垢曰伊尹與成湯君臣之間皆超然真有所得上當天心可以受歷數而君九有革夏政夫一德之所在天之所在民心之所在也有此一德天必祐之民必歸之猶影之隨形響之逐聲也豈天私於我我求於民哉德之所在理固然耳夫成湯咸有一德而至得天下夏桀弗克庸德而至失天下然則吉凶在人

災祥在德復何怨尤哉　又曰夫有堯必有舜有舜必有禹有湯必有伊尹猶天必有地陰必有陽日必有月有一德之君必有一德之臣此自然之理也自堯舜禹湯文武以來其所以巍巍赫赫者則亦有所得非勉强而能爾也然湯學於伊尹其一德雖湯所固有乃伊尹指而示之也伊尹天民之先覺覺者一德也湯與伊尹皆有此德故足以斡旋天命變堯舜之所為而不疑其見於用也取民於水火之中而處

之堯舜之世一德為用其如何哉伊尹既用此以放桀又用此以放太甲而使之以悔過中趨然有得嗚呼一德之用其大矣哉

東坡曰或以千金與人而人不喜或以一言使人而人死之者誠與不誠是也稽天下之潦不能終朝而一綫之溜可以達石者一與不一故也誠而一古之聖人不能加毫末於此矣

張氏曰道一而已散而為德未始不一也是故入乎

一則道將得出乎一則道將失然則君臣之德豈可以二三而不一乎雖然有一德之君必須一德之臣以為之佐有一德之臣必賴一德之君以為之主君臣之間所以貴於咸有一德然後道同志合而政治立矣此伊尹之將告歸所以作咸有一德以陳戒於太甲也太甲昔嘗居憂而在亮陰之間則天下之政聽於伊尹矣至於三年之喪畢此伊尹所以復政厥辟也將告歸者蓋功成不居將致政而歸也

東萊曰太甲悔過既力入道既深故伊尹於此篇講究實理以入道之極處告太甲自古以來前聖入道各有自得處在堯舜禹則謂之執中在伊尹則謂之一德在孔子則謂之忠恕在子思則謂之中庸在孟子則謂之仁義皆所以發明前聖之所未明處故此篇前後都說一德天之難信以其命之不常也德之常不常則位之保不保在反覆手耳太抵造道之深其言不易發故伊尹必先以天為言而重其事亦欲

起太甲之敬心也

咸有一德

伊尹既復政厥辟將告歸乃陳戒于德

無垢曰為人臣如伊尹亦可謂不幸矣使君如堯伊尹如舜可也使君如舜伊尹如禹可也今乃不然一出而桀為君乃相湯而伐之此豈美事乎再傳而太甲為君乃身自放之豈美事乎其不幸有如此者使太甲悔過復政之後伊尹不去其有待耶　又曰髙

哉伊尹既不使人主有殺功臣之惡又使人主有入德之門進退裕如不見其失功滿天地而心不有德垂億載而心不怠放君迎君而心不悔釋位而去而心不疑人臣如伊尹其亦難矣哉

曰嗚呼天難諶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厥德匪常九有以亡

無垢曰將恃天乎天則難諶將恃命乎命則靡常不可恃也天雖難諶而吾德可諶命雖靡常而吾德有

常使吾有常德則可以變易造化闔闢陰陽天命豈不為吾德之聽乎故常厥德者保厥位而厥德匪常九有必亡也

張氏曰詩云天難忱斯周公曰天不可信所謂天難忱者以其命之靡常故也天雖命吉矣不能應之以德則有時而凶天雖命凶矣能修德以禳之則有時而吉此天命所以為靡常也常厥德則其德一矣不常厥德則其德二三矣德惟一者動罔不吉此所以

能保厥位也德二三者動罔不凶故雖九有亦至於亡言九有以亡則不能保位可知矣

夏王弗克庸德慢神虐民皇天弗保監于萬方啓迪有命眷求一德俾作神主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受天明命以有九有之師爰革夏正

無垢曰夏王不知講學為人欲所亂故其德不常所嚮皆惡動皆負於幽明幽則慢神明則虐民天豈欲以多欲之主偃然在民上為天下君乎蓋德即天也

夫一德之所在天之所在也非一德之外別有所謂天而天之外別有所謂德也　又曰方天厭惡夏王眷求一德之人付以歷數為天地神明之主而伊尹與湯皆豁然悟入天理超然真有所得上契天心蓋伊尹與湯之心即天之心也民之心也以天之心故克享天心受天明命以民之心故有九有之師爰革夏正

張氏曰桀德不常幽則慢神而神怨之也明則虐民

而民雠之也孔子曰敬鬼神則神非可慢也又曰寛則得衆則民非可虐也今夏王弗克庸德而慢神虐民非特神民之所不與而皇天且將不保矣啟者所以開導之也迪者所以導達之也天之命人常在于人為之後謂之有命蓋言其德足以有命此天之所以啟迪之也眷求一德俾作神主蓋惟一德為能有命故也可則因否則革桀之暴德無道其政非可因也革之而已

史氏曰有一聖人起必有賢人為之偶何也天將以天下託聖人顧其事甚重而不能諄諄以告之故又以聖人託於賢俾致其命焉者也夏桀弗類天擇其主而託之者甚急也天欲以天下託于湯是以先以湯託於伊尹伊尹知之故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予天民之先覺者非予覺之而誰是蓋知天有以命之也命之至天不容以言傳伊尹不得以言受然動靜語默不啻影響之應者天

以心傳伊尹以心受也

東萊曰德者天地神明之所同然者也惟夏王弗克庸德則自然慢神虐民天自然不保此言視幽明人己為二皆是德之反未言德之正也

非天私我有商惟天佑于一德非商求于下民惟民歸于一德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

無垢曰無心于求天而天佑之無心于求民而民歸

之天非私我也以天心在此天雖欲外吾心不可得也我非求民也以民心在此民雖欲外吾心亦不可得也是一德者乃天與民歸之機也或者於此心之外別求天佑於此心之外別求民歸是不知本者也蓋此心即天心非此心之外別有天也此心即民心非此心之外別有民也　又曰一者天理二三者人欲天理無往而不吉則以其體即吉也人欲無往而不凶則以其體即凶也所得在天理舉天下不得以

亂故一所得在人欲注於東則已奔于西注於此則已分於彼非一之外別有吉非二三之外別有凶一則吉二三則凶也在人謂之吉凶在天謂之災祥夫一即吉即祥二三即凶即災是吉凶不僭在人如何耳天降災祥在德如何耳古之論福者乃謂信義而詩人之歌福履則曰后妃逮下是逮下有福非逮下之外別有福也信義乃福非信義之外別有福也

史氏曰天人以無常觀聖人之心聖人以有常得天

人之助天人無心視聖人如何而應之耳應之以治則吉應之以亂則凶天固無常者也撫我則后虐我則讎民固無常者也聖人其可不汲汲於修德而求其無常也哉終始惟一時乃日新此聖人有常之德也修我有常之德而應彼無常之理自然幽明之間不期于天佑而天自佑不必于民歸而民自歸矣不然則天豈容私民豈可求而得之耶

張氏曰天無私親也所親者一德而已民無常懐也

所懷者亦一德而已皇天之所以眷佑有商者非天私商而佑之也盖天之所佑者佑其德也民之所以戴商者望之若大旱之望雨非商求民而民歸之也盖民之所歸者歸其德也德出乎道者也道一而已則德不可以不慎終於始常而不變此德之所以一也一出一入或作或輟此德之所以二三也夫物類之起必有所始榮辱之來必象其德故德惟一者動罔不吉德二三者動罔不凶吉凶者災祥之始災祥

者吉凶之應於人言其始故謂之吉凶於德言其應故謂之災祥在人者先吉而後凶所以誘之而使勸也在天者先災而後祥所以威之而使畏也

東萊曰惟其德一則天也人也神也周旋曲折酬酢泛應無非此一故動則合於理苟二三則周旋泛應之際不能一故動則背於理此所以有吉凶所謂吉凶者降災降祥也合理與背理便是吉凶

今嗣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終始惟一時乃日新 按此條永樂大典原缺

任官惟賢材左右惟其人臣為上為德為下為民其難其慎惟和惟一

無垢曰夫成湯與伊尹咸有一德所以能至格天之治今伊尹既告太甲以一德之說其求人材可不以一德是準乎不如是不足以傳成湯伊尹之心矣此任官所以必惟賢材左右所以必惟其人也賢材而有一德則在位在職者皆精白而無他心左右而有一德則上自三宅下至僕從皆忠良而無邪心如此

精擇則以為臣之道上在朝廷為公卿則當助成君德下在有司百執事之列則當膏澤斯民其任匪輕其責甚重則人君之求賢才左右不可輕易也故曰其難不可簡忽也故曰其慎一不難則小人朋來一不慎則小人乘間和則其容睟穆一則其心開濟以此求之萬不失一矣

張氏曰庶官得賢才左右得其人則上可以致君下足以成民故次之曰臣為上為德為下為民美則將

順惡則正救陳善以閉邪獻可以替否使君不失其聰明聖智之德此為上為德也教之誨之輔之翼之使民不失其孝悌忠信之行此為下為民也上言為德則知為民者行也下言為民則知為德者君也伊尹嘗欲使是君為堯舜之君則為上為德可知矣欲使是民為堯舜之民則為下為民可知矣夫人臣之責如此其重則選任不可不難聽察不可不慎

東坡曰易曰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夫動者不安者

也夫惟不安故求安者而託焉惟一者為能安天地惟能一故萬物資生焉日月惟能一故天下資明焉天一於覆地一於載日月一於照聖人一於仁非有二事也晝夜之代謝寒暑之往來風雨之作止未嘗一日不變也變而不失其常晦而不失其明殺而不失其生豈非所謂一者常存而不變故耶

蕭氏曰於身也精進而不已於民也樂推而不厭此德之所以日新

東萊曰臣之所以為上者輔君徳也臣之所以為下者本不要役民為君安撫其民也此亦是視君民為一也其難其慎者慮小人也難之慎之者慮君子小人混然無辨也惟慎擇其不善者去之則吾之純一始見惟和惟一而皆為君子也惟君臣之間和同無間而展盡一心此其所以為一也

徳無常師主善為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俾萬姓咸曰大哉王言又曰一哉王心克綏先王之禄永底烝民之

生
無垢曰有一德之君乃能識一德之臣是賢材左右之有一德正在太甲先有一德乃能識之耳此伊尹所以反覆為太甲言一德之説也太甲悔過必有所得也豈有無所得遽能脱去縱欲而克終允德乎內磨琢以檢察外切磋於師友功深力到一旦豁然人欲斷絶天理滋彰一德見矣一德既見未發號令未見稱譽以前先王之祿已綏烝民之生以永則以先

王之心烝民之心皆會于一德也

黄戍曰貞而不變者謂之一一者道之極也物之不齊物之情也然自其一者視之萬物莫不一也故得夫一則無往而不一不得夫一則物無以正其心矣

東萊曰德之運用無常師也主善便是師善無常主如仁義禮樂皆非一也然仁義禮樂之用咸歸于一耳此所以謂之協一也

嗚呼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萬夫之長可以觀政后非民

罔使民非后罔事無自廣以狹人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民主罔與成厥功

無垢曰七世之廟尚觀其德萬夫之長尚觀其政況后非民罔使民非后罔事其相須之急如此此其可自謂有一德而狹天下之民以謂不足與計乎一德者每見其不足故有進法而無止法孔子惜顔子曰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此真一德之用也蓋匹夫匹婦各有所見儻四海之内有一夫一婦不得自盡其

情則吾之徳亦有所闕矣伊尹始告太甲以允徳及其將歸也又告太甲以一徳又告以求臣下之一徳其末又告之以求四海之内匹夫匹婦之徳此無他猶富家老翁平生所秘者厥子罔知及臨絶將死之際盡出所未見者兩手而付之其意亦已切矣伊尹將去其付與太甲者無餘藴矣太甲宜如之何

張氏曰后非民罔使者兩貴不能以相使君必得民然後有所使矣民非后罔事者兩賤不能以相事民

必得君然後有所事矣然而為上之道常在乎并謀兼智樂取於人然後可以成功則自廣狹人於所當戒也自廣則以己為有餘狹人則以人為不足自廣以狹人則訑訑之聲音顔色拒人于千里之外使匹夫匹婦不得以自盡則民主其何以成功哉民主之功非一人之智力所能致必在夫積衆智以成之者也

史氏曰所傳者遠則其所積也必厚所服者大則其

所行也必至因所傳之遠近以求其所積之厚薄因所服之大小以察所行之至否其德與政何以逃智者之觀察哉伊尹勸太甲以修德為政之道其激進之也如此

東萊曰君民之一體也無自廣以狹人君民既一體苟自以為廣而以人為狹亦非一矣雖匹夫匹婦之至賤不得自盡亦非一矣如此則人主無成功

沃丁既葬伊尹于亳咎單遂訓伊尹事作沃丁

無垢曰嗚呼商家不可一日無伊尹也久矣伊尹雖告歸朝廷有大務人主宰相所不能决者想太甲父子必就問之古禮所謂九十者天子欲有問焉則就其室以珍從是也及伊尹既死死已既葬朝廷皇皇焉意以謂有謀誰决有事誰咨有大患難其誰憑藉乎故咎單遂述伊尹平生法度以告沃丁使之遵守也

東坡曰咎單作明居司空之職也舜宅百揆亦司空

之事也禹作司空以此考之自堯舜至商蓋嘗以司空為政也

伊陟相太戊亳有祥桑穀共生於朝伊陟贊于巫咸作咸乂四篇

無垢曰商家猶有堯舜之風後世弗可及者昔益有昌言禹拜而俞之禹有昌言臯陶俞而師之其雍穆揖遜之風使人樂而不厭今伊尹既葬而咎單遂訓伊尹事亳有祥桑伊陟乃贊于巫咸其虛心克己惟朝

廷是憂初不欲善之在己過之在人此堯舜之風也

太戊贊于伊陟作伊陟原命

無垢曰伊陟原命所載皆恐懼修省之事原孔安國以為臣名是太戊贊伊陟又命原以天變之事也其間君臣答問雖不得而知想見不過君臣相戒修德修政以答天意耳

仲丁遷于囂作仲丁

無垢曰囂皇甫謐謂在河北或曰今河南敖倉余因

遷都事乃知桑穀之妖轉而為遷都耳夫太戊占之曰野木生朝國其亡乎是太戊不修德必有亡國之災惟其修德所以止於遷都耳

河亶甲居相作河亶甲

無垢曰太史公云仲丁崩弟外壬立外壬崩弟河亶甲立仲丁遷于隞方一傳至河亶甲則又遷居于相矣

祖乙圯于耿作祖乙

無垢曰太史公曰河亶甲崩子祖乙立河亶甲時殷復衰故又有遷都之變而祖乙又遷于耿也桑穀之祥亦可畏矣皇甫謐曰耿在河東皮氏縣耿鄉至耿為河水所圮壞又不安其居此乃桑穀之祥又發於河患也

乾隆御覽之寶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尚書精義卷十九 二十

詳校官給事中臣鄧文泮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謄録監生臣徐元秀

謄録監生臣温廷鑑

尚書精義卷十九

宋 黄倫 撰

盤庚五遷將治亳殷民咨胥怨作盤庚三篇

無垢曰盤庚陽甲弟也止一遷耳而曰盤庚五遷何也曰湯遷於亳仲丁遷于囂河亶甲居相祖乙圮于耿至盤庚遷于殷通數為五遷耳何以孔子序書指為五遷乎曰此為民咨胥怨言也以謂自仲丁以來一傳再傳即遷至盤庚又遷其遷不已靡有定居民

心揺動生理無聊鬱抑不平所以咨嗟而相呼爲其遷之多故曰五遷焉

張氏曰可與守常難與適變可與樂成難與慮始凡民之常情也是故樂因循而憚改作居安逸而忘患害一旦驟而告之以遷都之事莫不怨咨於上不適有居是皆顧目前之利而不虞禍敗之旋至此盤庚之作其丁寧告戒見於三篇之書觀其長慮却顧將以與民興利除害則雖咈民以遷而民至於咨怨何

足恤哉咨形於言怨在於心所咨者非一人也然則

此盤庚三篇之作將以開導訓之而已

王肅曰盤庚何以不言誥取其從而立其功非但錄

其誥辭

盤庚上

盤庚遷于殷民不適有居率籲衆慼出矢言曰我王來

既爰宅于兹重我民無盡劉不能胥匡以生卜稽曰如

台

無垢曰盤庚知民心憂慼不從於是呼衆憂之人出誓言以告之曰我先王祖乙來居於耿耿有水圮之患是當遷矣又重念自仲丁以來四傳而三遷民亦勞矣儻不是之恤而復遷都是盡殺之也故因陋就寡邑居於耿越七世而未遷然而終不能相正以生歳歳為水作苦其可不遷乎儻因循苟簡水害日深民俗日弊終至亡國而後已盤庚雖意見如此又不敢自以為是及卜之蓍龜以考去留而蓍龜所告乃

知我之意以為不可不遷也

張氏曰率之者强之使從已也籲之者和之使無怨也其所以率籲衆慼必出矢言矢直也直言其和而曰我王來既爰宅於茲者言我商家王天下以來嘗遷而宅於此矣湯之居亳謂之從先王居則商先王故居亳矣今盤庚復自耿而徙居焉不忘先王之居而已先王之所以宅此者盖以重我民之故使之違害就利而即於安寧之域無盡至於死亡故也為卜

以稽其疑吉卜而可遷矣今民反曰卜稽其如我何非特明不從於人幽且不從於鬼神矣民愚如此誠所可誅盤庚不誅而教之者盖以民迷日久不可遽施以刑罰故也

東萊曰天下之怨惟先順其意使他心平氣定然後善言可入若不順他意而必以至理逆忤其心則彼悍然且與盤庚作敵之意不暇尚何以使之信其言而從其遷耶惟盤庚謂爾怨故是我先王亦曽宅於

此了他之怨已息方以正理導之然未嘗固執不知權變可遷即遷而已我先王非不知水患之圮壞爾民然而不肯使遷者重爾民命不忍盡遺害爾民之故以此見因陋就簡不能相正救使爾往就生處及我稽之於卜又如我志於是不得不遷也

先王有服恪謹天命茲猶不常寧不常厥邑于今五邦今不承于古罔知天之斷命矧曰其克從先王之烈若顛木之有由蘖天其永我命于茲新邑紹復先王之大

業厎綏四方

無垢曰先王有故事謂自成湯以來皆敬慎天命也敬慎天命宜有定居矣然自太戊忽有桑穀之變故仲丁遷于囂河亶甲居相祖乙圯於耿而我遷於殷以繼湯遷于亳之舉惟敬慎天命儻天命有變必遷都以應之是敬慎天命猶不常寧況不敬慎者其能常寧乎盖商家尚神以謂歲有水患是天不佑此邑將有改卜之意我當承天之意勞苦遷都以續天命

葢既已遷都則朝廷官府邑里民居為之一變若新受天命者此亦弭災變移造化之一術也若旱而徙市醫而變氣之理同其理亦微妙矣矧能紹復先王之業若顛木之再生乎葢木已枯死顛仆于地其根生蘖乃有再生之理由蘖新都也儻或遷都必有再生之理則先王之大業可復紹而不絕四方可安定而不揺嗚呼天亦難知矣而盤庚指以示人若指涇渭之清濁烏鵠之黒白偃然不疑其亦異矣夫天下

係人君之德如何耳豈有居耿天遽斷絶其命遷殷天乃長久其命乎此陰陽術數家説誑惑愚衆者也而盤庚乃昌言之蓋其意以謂耿湯析離居之患是天意不欲商居此地也殷都乃成湯興王之地天之眷佑其在此乎

張氏曰恪則欽之在於心也謹則欽之在於外也先王常奉天以遷都今不從我以遷是不承於古矣不承於古則不承於天不承於天則逆天者也逆天者

亡夫天所斷制之命我所不敢知也不知天之斷命則或至於流播殄滅其從先王之烈若顚木之有由蘖乎盖遷居新邑然後足以更生故有顚木由蘖之譬也以不遷故不克從先王之烈則其遷也乃能紹復先王之大業上能順天命下能從先王然後足以底綏四方底綏四方者致四方於安寧之地也

東萊曰耿邑所以水患乃天意也天以水患圮壞耿邑是天斷然命爾民不得居於此而遷於彼也今乃

不然是不畏天也天尚不能畏況能從先王乎今之耿邑若一株朽木如何會有生理惟朽木中別有一新萌芽使土培之乃可再活今若即居耿邑如何活得惟得新邑而居之汝乃可生天以此將永我命于新邑乃能紹復先王之大功業

盤庚斆于民由乃在位以常舊服正法度曰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王命衆悉至于庭王若曰格汝衆予告汝訓汝猷黜乃心無傲從康案此條經解永樂大典原缺

古我先王亦惟圖任舊人共政王播告之修不匿厥指王用丕欽罔有逸言民用丕變

無垢曰自古先王皆圖任舊人不聽新進其所舉事皆以常舊服不出私意夫惟新進好出私意以變更祖宗故事紛亂祖宗法度故先王圖任在舊人而不在新進　又曰惟舊人能宣先王德意志慮故先王亦不敢少忽每發一號施一令必反覆審證必圖治安必行永久必便於民必合於天地鬼神而又詢之

於公卿大夫考之於卜筮蓋無所不用其欽故其言可以為典則為法為度安有口過乎號令不出則已號令一出則天下聳動怠者奮汚者修鄙者寛薄者敦而四海之内無不風移俗易而大變矣盤庚言我遷都之計已深思而熟慮非出于輕易也故凡見之於播告者皆誠心實徳之所在可以一變危亂之俗為治安之世一變目前之勞為悠久之安特汝未之信耳

張氏曰經曰無遺壽耇又曰詢茲黄髪則人君所與共政者無非老成之人也惟老成人然後歴知古今成敗之迹與之共政則其智足以遠省矣王播告之修則其在外者不欺矣不匿厥指則其在内者無隱矣於先王能圖任舊人而又播告之以所修之政而不匿其指意則上之情得以下達君之德意志慮曉然在人耳目而人知所從違矣夫豈有背違於上而不從君命以遷者哉

今汝聒聒起信險膚予弗知乃所訟非予自荒兹德惟汝含德不惕予一人予若觀火予亦拙謀作乃逸

無垢曰臣下不知敷宣盤庚之意乃相與聒聒喧閧造為險膚之言迭相唱和畧無事實起者唱也信者和也唱之者臣而和之者民想見喧啾輕薄如市井閭閻之態甚可惡也盖小人欲鼓惑衆聽其言不險則不足以動小民不膚則不足以入小民謂之險膚其鄙倍儇嚚盖可坐見儻非我灼見天意斷然自信

遂此遷都之舉其為汝搖撼如此者能不蓄縮乎今我儻惟汝含容不汝之制使汝愈不畏我是我若觀火之將燎原而不可救也救火者必撲滅救此險膚者必誅罰使予不行誅罰之刑而聽汝聒聒不知畏憚是我拙謀以成汝之過也豈仁者之所為乎蓋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不威不懲小懲而大誡此小人之福也

張氏曰險則不夷膚則不中言之循理則夷反乎此則謂之險言之由內則中反乎此則謂之膚不治謂

之荒君有荒德則臣不順命可也今盤庚非自荒茲德則在我者蓋已無過而汝乃聒聒起信險膚不肯從我以遷則其曲為在彼矣夫人情大可見汝之含德不惕于一人觀其肝膈已在面目之間灼然可見故曰予若觀火言其情偽是非之不可逃也

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汝克黜乃心施實德于民至于婚友丕乃敢大言汝有積德

案此條經解永樂大典原缺

乃不畏戎毒于遠邇惰農自安不昬作勞不服田畝越其罔有黍稷

無垢曰譬若醫師治病知病之所在則可以攻治鍼刺使病去而氣必和儻惟不知病之本原而汗下補瀉雜然並進則性命不保矣今盤庚察微知幾見臣民之病止在傲上從康故諄諄誨誘以善言進之以苦言警之使傲上之心息而知君臣之義從康之心亡而獲勤勞之功則君臣情通而天下大治矣

蕭氏曰惡一時之勞而不思毒之所及遍於遠邇是猶惰農之不畏飢也

張氏曰汝不能黜其傲上從康之心而含德不惕于一人則是汝不畏其君矣不畏其君而從上以遷使遠邇之民化之而終陷于罪惡則是汝大害于遠邇矣夫不遷之害以天事言之或至於流播死亡而禍生在上以人事言之或至於懼其刑辟而劓殄絶之則其為毒也不亦大哉天下之事未有不始勤而終

逸者惟昧者蔽於目前之利不知勤勞於其始故終無所得

呂氏曰喻農之服田沾塗泥汙體足固是勤勞然其後必得黍稷汝之遷都犯霜露冒風雨亦固甚勞然其後必得安穩

汝不和吉言于百姓惟汝自生毒乃敗禍姦宄以自災于厥身乃既先惡于民乃奉其恫汝悔身何及

無垢曰夫心乖忤則言不和心凶險則言不吉乖忤

凶險既生于心則為敗為禍為姦為宄而取誅戮矣乖忤凶險敗禍姦宄其誰之咎哉故毒曰自生而敗禍姦宄曰自災此蓋言災毒非自外來皆汝心之罪耳法行當自貴者始端本清源原情定罪則汝當受誅戮之痛矣不於今日改悔至于受罰時雖欲悔焉有弗及矣

張氏曰和言者謂以言而諧之也吉言者謂以言而諭之也不和言于百姓以在位不能助王率籲衆慼

故也不吉言於百姓以在位之聒聒起信險膚故也百姓者民之所望而聽從之也不和吉言於百姓而欲民從上其可得哉夫惟如此則罰及汝身是汝身生毒也乃敗禍姦宄以自災于厥身此自生毒之效也敗言其無成禍言其無福姦則惡之見于外宄則惡之見于内惟其敗禍姦宄此所以自取其災也

呂氏曰令汝既已先播其惡於民乃汝鼓盪民不遑民固以汝為好不以汝為惡其後圮壞於水則民必

怨汝是汝先惡之也汝乃奉養其恫恫病也

相時憸民猶胥顧于箴言其發有逸口矧予制乃短長之命汝曷弗告朕而胥動以浮言恐沈于衆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嚮邇其猶可撲滅則惟爾衆自作弗靖非予有咎

無垢曰臣民倡和險膚以口舌儇捷為長是若市井憸利之民也觀此憸民以口舌軒輊人疑若無忌憚矣然一聞有箴刺者則相顧睚眙而不敢騁蓋知箴

剌之言其禍有過於我以口舌傾覆人者憸民尚識利害如此豈有為士大夫不識利害反不如憸民乎人主能生殺制人長短之命非箴言之可比也汝儻知遷都之非策何不别白以告我而相動以無根之浮言胥動相煽而起若火燎於平原曠野之中因風乘便其可嚮之近邇乎論浮言如此其亦可畏也已然野火雖不可嚮近尚可撲滅之况浮言無根其有不可消弭者乎不過擇其首惡唱造者誅而罰之罰

當其罪遞相聳動則姦計消縮浮言撲滅矣盤庚不即誅罰浮言之人而訓誥諄諄如此仁心著見可以坐見先王之心也　又曰嗚呼盤庚之不喜誅罰若父祖之於子孫恐其入邪惡是以丁寧告戒于再于三恐之以禍福發之於聲音若將無所容其罪者原其本心實不忍鞭朴之一傷其體也盤庚之於臣下亦若父祖之仁心歟未施誅罰未見傷殘而遽曰毒曰災曰恫曰短長之命曰其猶可撲滅戒勵恐動如

此則以不忍誅罰之心若將已行誅罰者夫誅罰未行而已有惻怛之心而况果行刑乎

遲任有言曰人惟求舊器非求舊惟新

無垢曰人貴求舊則今日在朝老成人以為當遷者汝不可不從也又云器非求舊惟新則此耿都有湯析離居之患已如舊器不可用矣當舍此而遷新都以應遲任之言也夫天下之理古今之所共由遲任立此言初不為盤庚設理在於是吾因明此理以曉

天下後世耳

張氏曰人之有舊則古今成敗無不歷知器之有舊則頹圮蠧壞不可適用

古我先王暨乃祖乃父胥及逸勤予敢動用非罰世選爾勞予不掩爾善兹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作福作災予亦不敢動用非德予告汝于難若射之有志

無垢曰以爾祖父與先王之遷都則同其勞苦既遷則同其逸樂其可忘哉我雖念舊不忘汝子孫如此

然汝不可恃祖父之功以至於傲慢縱恣而不聽我號令也善自取福則為公卿大夫惡自取災則受誅罰撲滅我豈敢容一毫私意於其間以妄為賞罰耶爾祖父有功則祭從大享子孫有善則使之仕宦子豈敢動用非德之享哉汝不可恃祖父而為惡也我之行賞未嘗及於惡人此亦天下之公理也遷都之舉斷然自任在於必遷正如射之有志志在於的的與矢對一發必中今我之遷志在安利安利之地正

與遷對一發必中安利矣復何疑乎

張氏曰古我先王與羣臣之祖父固常相與同其逸樂憂勤之事矣夫君臣相與猶一體也方其無事則與之同其逸也及其有事則與之同其勤也今汝衆臣不從我以遷是不念汝祖父之與我先王相與之道也汝之不能從我以遷固宜罰之所加且夫罰所以討罪也罰不當罪則為非罰賞所以彰德也賞不稱德則為非德前言非罰則知非德之為賞也此言

非德則知非罰之為威也無德而不妄賞則有罪不可不刑之矣此又所以再三而告諭之也予告汝于難若射之有志者其志正其體直奠而後發發期於中者射之志也先王之於賞罰蓋亦如此是以不敢動用非德非罰亦欲其中而已

呂氏曰古我先王曁汝祖父同甘苦共勞逸豈我敢用非理之罰以罰爾故於爾功臣之間世選其勞苦者擢而用之雖行善亦不敢掩我大享先王爾祖亦

配享我先王與爾祖父皆在其上我行賞罰又豈敢動用非德欺神明而為之予告汝遷都之難事如射之有志於的言不妄發

汝無侮老成人無弱孤有幼各長于厥居勉出乃力聽予一人之作猷

無垢曰夫老成理當尊敬孤幼理當撫恤今不肯遷都是侮老成弱孤幼也　又曰雖好逸惡勞者人之常心汝當以力勝心斥去怠惰之志以聽我一人之

所謀而遷焉夫使之勉出乃力是戒其從康也使之聽予作猷是戒其傲上也

無有遠邇用罪伐厥死用德彰厥善

無垢曰今告汝亦已至矣自茲以往無有親疎遠近有罪者即刑之有德者即賞之不從遷都者罪也吾即刑之使汝無傲上從康湯析離居之患此所謂伐厥死也從遷都者德也吾即用之使汝知君臣之義勤勞之功而後已此所謂彰厥善也夫人之所見偶失其趣有如此

不同者盤庚臣下令僻在懐安在於為姦以造謗黨以此一節便盡廢其平生不念其祖先而放殛流竄之此秦皇漢武之暴非古聖王之心也

張氏曰用罪者用其罪以刑之也以其有可死之道故用罪以伐之用德者用其德以賞之也以其有可欲之善故用德以彰之言伐厥死則知彰厥善之為生言彰厥善則知伐厥死之為惡聖人之於賞罰未嘗敢容私於其間又豈親近而疏遠

邦之臧惟汝衆邦之不臧惟予一人有佚罰

無垢曰盤庚既獨以遷都自任臣下皆不以為然使臣下終不肯聽則盤庚之美意無所成就使臣下遷思回慮一聽盤庚之所為則是遷都而善皆卿大夫衆庶之力也遷都而不善盤庚詎可以罪援之他人哉

張氏曰在位臧則邦人化之而皆臧在位不臧則邦人亦化之而不臧矣善者不勸惡者不懲此羣臣所以不臧也羣臣不臧則邦人亦從而不臧矣由是言

之則邦之不臧豈非予一人有失罰之過乎
凡爾衆其惟致告自今至于後日各恭爾事齊乃位度
乃口罰及爾身弗可悔
無垢曰不肯遷都是不恭乃事也不守職分是不齊
乃位也聒聒險膚是不度乃口也蓋自仲丁以來廢
適而更立諸弟子諸弟子或爭相代立此九世之亂
於是諸侯莫朝盤庚當衰獘之後臣民上下無復知
君臣之分賢哲之風習爲弛慢而不恭其事習爲紊

亂而不齊其位習為喧嚻而不度其口盤庚忠厚盡
赦其日前之過斷自今而後各恭爾事而毋或弛慢
各齊爾位而毋或紊亂各度爾口而毋或喧嚻儻或
復蹈前習罰及爾身雖悔無及矣

尚書精義卷二十

宋 黄倫 撰

盤庚中

盤庚作惟涉河以民遷乃話民之弗率誕告用亶其有衆咸造勿褻在王庭盤庚乃登進厥民曰明聽朕言無荒失朕命

張氏曰君民之勢疑若甚遠而不相侔也盤庚之告必登進之則不壓之以勢所以密邇之而欲其親已

也明聽朕言者欲知上之意也無荒失朕命者欲其

勤上之事也

嗚呼古我前后罔不惟民之承保后胥慼鮮以不浮于

天時

無垢曰既聳動之矣則又嗟嘆以感激之曰古我先

王前後相傳以心者無他事焉惟民之承敬而已何

以敬之葢民至愚而神也至弱而強也即天之聰明

與明威也敢不敬乎惟君以敬民為心而民亦以保

君為心要之終於一心而已同氣而異息同心而異形相與同其憂慼之事以觀天時之往來東西南北惟天時之從浮言之義槩可見矣故天時在亳則遷于亳天時在囂則遷于囂天時在相則遷于相天時在耿則遷于耿其敢有私意者哉其敢有倡和險膚傲上從康者哉

呂氏曰我先王蓋順從民民一有所欲先王未嘗不順從之先王順民如此民亦不敢違我先王故保我

先王而與之同其憂以此君民之情便通惟君民之情通故我先王為事天時既至便隨天時而為之浮隨也

殷降大虐先王不懷厥攸作視民利用遷汝曷弗念我古后之聞承汝俾汝惟喜康共非汝有咎比于罰

無垢曰是殷降大虐先王不以懷亡為念而必遷也然而其遷豈快耳目之娛便心志之適哉以民為心而已視民之所利在於何地則隨民所利而遷之汝

何不念我先王之德所以聞於後世者無他以敬民為心而已惟以敬民為心故有喜樂康寧之事則使汝共享之今我之遷以此邦將有蕩析離居之憂而亳殷又有喜樂康寧之事故不敢違先王敬民之心挈汝以遷都所以避害而就利也非謂汝有罪犯當受遠謫之罰也不知汝何苦而不肯遷乎患至而後思禍來而後悔亦無及矣

張氏曰商之先王遭天所降之毒虐不得安其居處

於是不敢以舊邦為懷故湯至祖乙迺遷則其不懷可知矣厥攸作視民利用遷者言其所作視民所以便利則從而遷矣

予若籲懷茲新邑亦惟汝故以丕從厥志今予將試以汝遷安定厥邦汝不憂朕心之攸困乃咸大不宣乃心欽念以忱動予一人爾惟自鞠自苦若乘舟汝弗濟臭厥載

無垢曰今我所以如此呼汝等懷此新邑者非謂我

求耳目之玩便心志之適也惟汝等之故欲使汝喜樂使汝康寧大從汝之本志耳民之本志欲喜樂欲康寧今此耿邑將蕩析離居使民憂而不喜廹而不康然而下民見不及遠識不到微反違其心志之所欲非先王有以指示則是坐視斯民趨而之死地也舟所以濟川也新都所以圖安也乘舟而不肯濟川則所載之物皆為臭腐有新都而不肯徙則生生之具皆為棄物

張氏曰龢和也龢兹新邑者以遷於此為和也懷歸也懷兹新邑者以遷於此為歸也上浮於天時下順於民事此之謂若卒龢衆感使之惟喜康共此之謂龢朕及篤敬恭承民命永地于新邑此之謂懷盤庚之所若龢懷兹新邑者亦惟汝民之故以丕從厥志而已

呂氏曰若乘舟汝弗濟臭厥載此蓋已在道路中民尚有遲疑不肯遷之意盤庚恐其遲疑則至於害事

故多所譬喻以告曉之謂今之遷都正如乘舟一般乘舟須是便渡不可遲疑若遂遲疑而不渡必將臭腐其所載之物矣

爾忱不屬惟胥以沈不其或稽自怒曷瘳汝不謀長以思乃災汝誕勸憂今其有今罔後汝何生在上

無垢曰不屬者不相接續也進聞我諄諄之言則有遷意退受小人聒聒之論則又懷安如此豈有他事哉原汝之病所以如此者止據目前之安不謀長久

之計不思災患之來是大相勸趨於憂慼之地而已孟子曰不仁者可與言哉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以亡者其盤庚之士大夫乎其誕勸憂之謂乎止欲為今日之安憑愚就短而不知改不復聽上之號令終以不牿非陷於刑辟則陷於患害其死也可立而待復何得生在人上乎

張氏曰君以民為體臣以君為心則民屬於君者也今爾衆民不以誠信而屬君則與携貳矣故至於邅

上之命不適有居此所以沈陷於禍患而莫之或知也　又曰常人之情貪朝夕之安不慮患害之在後是不謀長以思乃災故不遷也適所以勸憂而已勉進之謂也相勸以善則有可樂之道今不謀長久之計以思其災害其為禍莫大於此是之謂勸憂者也

呂氏曰忱誠也屬聯屬也惟其信盤庚不可不遷之心與安土重遷之心兩者交戰故信盤庚之心不相聯屬盤庚言汝若信我之心不相聯屬汝惟相胥沉

溺於水中也今其有令罔後汝何生在上言遷都機會不可失今遷都只有今日後將無日汝若不乘今日便遷汝將為水圮壞連汝生業如屋舍如畎畝盡為水所圮壞矣如何有留得生業在上面

今予命汝一無起穢以自臭恐人倚乃身迂乃心予迓續乃命于天予豈汝威用奉畜汝衆

無垢曰臣民聽上號令此本心也本心則一不知聽上而唱和險膚此二三其德也一德則言可道行可

樂而遺芳千載矣二三則言為無根行為不道是遺臭萬世也小人欲為姦者必倚民之身以為重迂民之心使從惡其心以謂一心不足以動上故鼓動衆人呼吸羣類以逞其姦必欲得志而後已盤庚故諄諄告誡使遷新邑以迎續民命于天其心可謂仁矣夫唱和險膚搖動國家使商鞅當此必曰腰斬使李斯當此必曰族誅然盤庚乃方亶其有衆登進厥民丁寧辛苦若父兄之訓子弟豈以刑戮威之哉方將奉

養斯民置於喜康之地吁以刑罰驅民者乃鞅斯之學以訓誨待民者乃先王之道也

張氏曰夫物成則馨香敗則臭穢馨香人之所愛也臭穢人之所惡也民不聽上而惟胥以沉則其為惡莫大於此故告以無起穢以自臭然而民之不聽上命蓋亦在位之人無以率之故也

陳氏曰民愚無知恐有倚其身使不直迂其心使不正不直則身亡不正則心亡内外俱亡汝民亦淪胥

而死矣我將導迎接續汝之正命使汝胥正以生豈以遷徙之事威虐汝輩乎奉此事以畜汝衆而已

予念我先神后之勞爾先子丕克羞爾用懷爾然

無垢曰予所以不忍用威刑以治汝罪而奉養汝衆者以念我先王曽勞勤汝先祖同成此大功業汝實先正子孫我當念舊不忘是以大能用進汝於士大夫之列方且誠心訓誥以懷來汝心庶幾回心易慮同此遷都之舉汝知其所以然乎

呂氏曰言我之所以遷者我蓋念我先神聖之后已曾慰勞爾之祖先了我先王前日既慰勞爾之祖先今日烏得而不蓋養爾蓋前日之民便是後日之民我之所以遷都縁要懐安爾故如此我若不要懐安爾我又何苦如此

失于政陳于兹高后丕乃崇降罪疾曰曷虐朕民汝萬民乃不生生暨予一人猷同心先后丕降與汝罪疾曰曷不暨朕幼孫有比故有爽德自上其罰汝汝罔能迪

無垢曰儻我順汝之意而不遷權柄在下綱紀倒植是失于政也儻我隨汝之意而不遷懷安懐土不知避害是陳於茲也則我先王在幽冥之中將大降罪疾曰汝何故怯懦而失於政汝何故愚暗而陳于茲使萬民坐受此患禍之虐乎是我之遷畏幽冥之中鬼神之見誅矣我不遷則鬼神降罪疾於我夫得罪於人君尚可辯說以逃罪得罪於鬼神雖有辯如儀秦巧如恭顯其能解免乎是知聒聒之策正可以欺

人而不可以欺天也

張氏曰生生者進進之謂也夫物生則進而大故生有進意汝萬民不從我以遷是不能與我進而同心矣夫民之所為既不與君同心則是不能比輔其君者也

古我先后既勞乃祖乃父汝共作我畜民汝有戕則在乃心我先后綏乃祖乃父乃祖乃父乃斷棄汝不救乃死兹予有亂政同位具乃貝玉乃祖乃父丕乃告我高

后曰作丕刑于朕孫迪高后丕乃崇降弗祥

無垢曰古我先王既與汝祖父同其勞苦以安養斯民汝今為我養民之官亦當與我同心如汝祖父之於先王可也今乃不能繼汝祖父養民之心而汝包藏賊心以害斯民今乃坐使民趨於死地而不顧非賊心而何蓋汝祖父與我先王相為安危者也我先王見汝如此用心故將降罪罰于汝以安汝祖父汝祖父亦欲安先王故斷汝而不收棄汝而不録不救以

安國家汝乃趨於死地矣至於此時雖悔何及

張氏曰亂政者治政之臣也同位者與之共天位也亂政之臣當以德義事其上今乃務足於貨寶則是懐利以事其君者為人臣者懐利以事其君於是安土重遷以非義為民之唱其罪莫大乎此夫幽冥之塗雖若異致然鬼神之情狀其與人不殊人之所好彼則從而福之人之所惡彼則從而禍之盤庚之遷始告之以人事既不聽從於是又告之以鬼神之事

蓋亦因其俗之所尚而導之者也

嗚呼今予告汝不易永敬大恤無胥絕遠汝分猷念以相從各設中于乃心

無垢曰不易者蓋言一定之理不可改易也順之則有福逆之則有禍汝當永敬我言無或中惰當大恤我言無或輕忽庶幾汝心變易上下情通億萬人之衆若出乎一家遐荒僻陋之遠若處于一堂而無相絕遠矣夫上下之情不通則爲否上下之情通則爲

泰　又曰葢人之心本自明徹萬里森然惟舍此以合浮議則此心陷於浮議中而顛沛錯亂不可復反儻分其心而不為浮議所揺則能從吾遷居之長計而吾之中道見矣夫人心本中但一陷于偏陂則其中蔽且迷東西者看斗柄逃空虛者喜足音世皆偏陂儻非賢君為之指南則中道何由而見令臣民能聽盤庚之言則心安平中道見矣

張氏曰分者使之別其善惡猷者使之謀其從違念

則思之而不忘也惟能分别善惡而後能謀之得其當而後能念以相從矣設中于乃心則無依違顧望之累而惟義是從能惟義是從則知向之不從以遷者皆違義矣

吕氏曰我告爾不易永敬者教之敬於久勿敬於暫大恤者教之恤其大勿恤其小當時人見盤庚舉其先祖父以教我誰不知敬後復為安土重遷之心惑亂則敬心去了如此乃是暫時之敬非久長之敬當

時人顧惜貨寳而憚於遷徙是但恤其小者到得被水患圮壊雖性命亦不可保是恤其小而不恤其大也　又曰設中于心庶幾不失之偏民受天地之中以生人誰無這箇中何待於設孟子說道是求其放心而已心何用求求生於敬中何用設惟是民見得偏一邊不見這一邊便偏了此心而不是中烏得而不設

乃有不吉不迪顛越不恭暫遇姦宄我乃劓殄滅之無

遺育無俾易種于茲新邑

無垢曰盤庚遷于新邑正欲丕變弊俗一登于先王之世使人人有士君子之行豈容有凶殘小人得與於其間哉使凶殘小人得聞此戒姦心消縮善心油然盤庚之所願也

張氏曰不能順命則為不吉不能循道則為不迪顛則不能以自立越則不能以守中不恭則不能以欽上柔聚于外而為姦剛窮于内而為宄乃有不吉不

迪顛越不恭則暫遇姦宄其罪之輕者則劓之其罪之重者則殄滅之蓋其教之之篤則其刑之之重不為過矣以謂不如是則無以威之使畏而事無由濟矣

吕氏曰今日過這一縣明日過旁一縣謂之暫遇是這般時節姦人易得因此為姦宄他平日所以不敢做姦宄者必謂人識我姓名住處容易捉得所以不敢至别暫遇處必説是我暫時處此縱我做姦宄明

日便去矣又誰識得我又如何捉得我此是道路之大病故盤庚須要仔細根治

往哉生生今予將試以汝遷永建乃家

無垢曰謂自今以往各務為生生長久之計永使汝父子兄弟夫婦上下熙恬康樂與我國家同享安樂也

史氏曰勞於從事者天下之常情巧於誘民者人君之智術自湯至於盤庚遷都者八而見於經者有五

斯民跋涉於深險奔走於寒暑提挈抱負區區怨怒至是而懐土重遷葢其常情無足怪也盤庚於是可不巧為誘掖之説而動其不回之心哉言自今之遷都立家室一勞而無忤一定而不改生聚於斯當不復為前日之紛紛矣誘掖至此豈智術之得已哉

盤庚下

盤庚既遷奠厥攸居乃正厥位

無垢曰盤庚既到新都晝參日景夜考極星以至相

其陰陽觀其流泉以定官府萬民之居矣國家一新民居一變向來衰敝之風奢侈之俗亦一掃不見蹤跡矣然後可以興治化而變易民心焉

呂氏曰此是已到新邑時乃安民之所居正厥位是分都邑立宗廟等事夫定宗廟非小事何故在奠民居之後蓋盤庚之遷為民而遷故纔到便使民就安穩處此亦見得盤庚先民故也

綏爰有衆曰無戲怠懋建大命今予其敷心腹腎腸歷

告爾百姓于朕志罔罪爾衆爾無共怒協比讒言予一人

無垢曰既遷而奠居正位矣乃安慰衆人曰汝等當敬以立身勤以厚生無或戲怠當勉為生生之計以安以養以葬以祀立此大命也惟不戲慢則能建此大命惟不怠惰則能勉此大命盤庚上中二篇以刑罰儆勵臣民今既遷矣敷心腹腎腸者展盡底藴曰汝無自疑汝前有罪我今一切不問汝等無或懐疑

共怒相與協比興讒賊之言於我也我今明白告汝
罔罪爾衆日前之過矣汝等其各自安土乎　又曰
蓋天下之亂莫大於下有疑心懷恩疑代宗而作亂
龐勛疑僖宗而作亂敬塘疑從珂而作亂而回鶻之
亂定於子儀之一言廷湊之亂定於韓愈之一言則
盤庚之推誠竭志真知治之本矣
張氏曰綏如車之有綏車之所恃以為安也故綏有
安意盤庚之遷非擾於有衆將以安之而已此之謂

綏爰有衆戲則不恭怠則不勤無戲者欲其恭乃事也無怠者欲其勤乃職也惟能無戲怠然後能懋建大命大命在天懋建者人而已懋者勉之使大也建者抗之使立也今盤庚披肝膽露情素而告之以其志蓋將以率之而已罔罪汝衆者言我不以爾向之不告朕與不宣乃心為罪而罪之也我既無罪於爾則爾亦不得共怒協比讒言於我則當一意以奉上而共怒協比讒言宜不可為也

呂氏曰大抵未遷止要得通達不通達如何得他曉

正遷時止要得嚴肅不嚴肅如何得他不生變已遷

時止要得撫綏不綏撫如何蘇得他勞損困獘故盤

庚上則命衆悉至于王庭欲得其通達中則使之勿

褻在王庭欲得其嚴肅後則綏爰有衆欲得其撫綏

此見其處三節皆得當處教他不可戲狎怠惰各思

自勉為萬世子孫長久之計

古我先王將多于前功適于山用降我凶德嘉績于朕

邦今我民用蕩析離居罔有定極爾謂朕曷震動萬民以遷肆上帝將復我高祖之德亂越我家朕及篤敬恭承民命用永地于新邑

無垢曰先王將立美功於耿都豈意水患為災民皆動蕩分析離其居處或東或西或南或北罔有定所乎是天意不欲商家都於此地也夫人事即天意非人事之外别有天意也先王依山為居遷徙都邑以降凶災於人事亦至矣而又有蕩析離居之患生於

不意人事如此天意可知斯固不遷是逆天也此所以順天而又遷焉以天意如此故我與篤厚肅敬之臣恭謹承奉斯民之性命用長久居于此新邑所以如此者上當天意也

張氏曰適于山者遷而適于山則依山以為居所以防其水泉沉溺之患也能遷以防患則民得以安其居然後可以驅而之善民善矣則吉德升而凶德降故曰用降我凶德夫然後嘉美之績可以興於朕邦

也

呂氏曰昔我先王將欲増多前人之功當遷即遷往于山山即高處高處無水患此所以降下了凶德居于高則凶德自下去此是因地勢而言所以能成美功于其邦

肆予沖人非廢厥謀弔由靈各非敢違卜用宏兹賁

無垢曰夫理有是非則謀有臧否使一聽衆人之謀不惟理之所在其成其敗則曰非我之罪此衆人之

謀也如此則君道亂矣第謀之臧者用之謀之否者置之至於退有後言險膚胥動有所不能免也非特不廢人謀也雖鬼神亦不敢不敬焉卜鬼謀也人謀鬼謀既皆以為當遷矣故我宏此責飾之法以起肅敬之心以策怠惰之志以除弊惡之風以新耳目之觀而布新化用舊人丕變前都之習俗使奢侈縱恣之萌不復著見而恭儉勤勞之恵油然而生則是遷也其意豈不偉乎

張氏曰弔由靈者至誠用善之謂也非特不廢於人謀至於鬼神之謀則亦在所不廢故曰各非敢違卜者卜之既吉則可以遷矣其遷也將以大此朝市廟社宫室賁飾之事也

嗚呼邦伯師長百執事之人尚皆隱哉予其懋簡相爾念敬我衆

無垢曰外有邦伯諸侯内而師長公卿以至内外百執事之人其見吾心如此既已遷都不念舊惡一切

不問自今以往其皆庶幾體吾本心勿復以私僻之見自外於我也　又曰念此民而不忽敬此民而不慢此正盤庚之心也使邦伯師長百執事之人與上同休戚則必念敬我衆民矣審有如此人吾將勉擇賢者以相助爲此念敬之事蓋風俗弊壞爲惡者衆有一人以民爲心則羣起而攻之浸潤膚受必使其去乃已非人主有以扶持之其亦何所恃乎儻君能擇賢者助之則有唱有和有左有右而其志得施民

於是而安俗矣簡相之義人主儻爲君子計似不可一日而忽也

張氏曰懋者所以勉之也簡者所以擇之也有以懋之則不隱者在所勸有以簡之則不隱者在所黜非特懋簡爾又且左右以輔相之故不忠不良之人固不得以沮毀之

朕不肩好貨敢恭生生鞠人謀人之保居叙欽今我既羞告爾于朕志若否罔有弗欽無總于貨寶生生自庸

式敷民德永肩一心

無垢曰人主之磨礪風俗要當示所好惡所惡者利則小人退所好者義則君子進盤庚新遷亳都將以一新風俗其可不明示好惡之所在乎如此則向來弊俗耳目一變安得不革心從善改過自新君子道長而為泰通之世乎總聚歛也前既曰不任好貨之人此又曰無聚歛于貨寶則知盤庚之時風俗之不美也夫為士大夫垂紳委珮在人之上而好貨殖財

風俗如何醇厚禮義如何不消須乎士大夫倘能永任一心以事君而無二三其德則民德不期而自敦矣一心則誠二三則偽誠則唯知君父而已天下利勢曾不足亂其胷次此二帝三王之臣所以為事君之要路也

乾隆御覽之寶